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

專書閱讀心得



江鈺琪

國立彰化高商實習教師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一書是由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根據其臨床經驗，再以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所寫成的故事，分別是「失去色彩的畫家」、「最後的嬉皮」、「外科醫生的空闊人生」、「重見光明的弔詭」、「夢中景致」、「孤絕的天才」、「火星上的人類學家」等七個故事。

這本書最大的啓示，就猶如王浩威在序中提到：「奧立佛·薩克斯談的不只是病，而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問題。」在閱讀的過程中，筆者更深更廣的認識、體會不同屬性的人所面臨的人生難題與挑戰，在「我們」還是一味的以「我們」的思維去看尚屬少數的族群——需接受特殊教育者時，他們是如何的面對、因應與自處？很多的案例都是在親人的鼓勵、醫生的治療與引導之下有較美好的結局，譬如「失去色彩的畫家」、「外科醫生的空闊人生」、「夢中景緻」、「孤絕的天才」、「火星上的人類學家」，他們的特殊案例雖然在我們所謂完整人生的道路上不免會有所欠缺之憾，然其另一面卻也讓人看到生命果子的結成，以及生命力的旺盛，例如「失去色彩的畫家」故事中艾先生在失去色彩之後，卻能在灰色世界中探索他的另一種生活方式與對色彩的重新欣賞，在受傷的第二年他開始以他的專業發現了另一新天地

——在柔和的燈光或是暮色中視覺的狀況最佳，並且開始到其他城市探險。在他「重新訓練」了腦子的另一部位後，他享受那失去色彩的世界並拒絕重返彩色世界；至於其繪畫生涯方面，經過一年多的實驗與不確定之後，艾先生進入一個強而有力且多產的階段，雖然他失去色彩的醫學問題一直得不到解答，但是他已經重新適應，且開始了他另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色彩之旅。

在「重建光明的弔詭」一文中，這是較令人心傷的個案，維吉的妻子出於一片愛意與好意，極力想要幫他恢復視力，使得在黑暗中生活了四十年的維吉，必須在光明中開始重新適應他的生理狀況、以及外在物理界的一切事物，他對顏色不瞭解，對空間、尺寸或是透視法也沒概念，最後，他還是回到用他的手來看世界。然而不免讓他的親人因此而失望，相對的，他自己在負荷不了這麼多重見光明的學習重擔後，他開始產生精神上的失明，一方面是他的生理一時不能調適，另一方面也是其認知能力還未得到發展，而且開始有了衰退的跡象，醫生說，他腦部專司視覺認知的部分很輕易的就被擊潰了。

也許事實上，對一個視障者來說，與其讓他能夠恢復視力，不如讓他能夠更方便的在這個社會

中獨立生活，這是我們明眼人所能做得最大的一種誠意與體貼；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像是在人行道上亂停機車，把人行道弄得處處是陷阱，讓視障者無法順利的走路；或是在路面施工、水溝等處，也未設置警告設施，這些都是他們生活上的一種障礙。筆者認為國內對於視障者的服務略嫌不足，例如過馬路時，國外都會利用音樂，或以指示的聲音告訴你可以通過，而台灣僅有紅綠燈的顯示方式，對視障者來說，根本無法接收，簡直是叫視障者都不要出門嘛！不過，話又說回來，紅綠燈在國內好像也不太有用，即使是綠燈，過馬路前還是要左看右看、東閃西閃的，才能安全過馬路，這對視障朋友來說，實在是一種高難度的特技表演，由此可見，國人對視障者的體貼與善意實在少得可憐呢！書中主角連點字版的Playboy 都有，其實他在他的世界是生活得很好的，我們能做的，不是改變他的生活方式，而是讓他能在他那看不見的世界中，生活得順順利利。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視障者都不應該恢復視力，最重要的，應該是能夠為對方設身處地的著想，滿足他的需求，而不是以我們的價值觀，擅自強加在對方身上，這才符合教育的歸準及特殊教育的最終精神—自願性、個別化。

「外科醫生的空闊人生」中受杜氏病症所苦的卡爾和「火星上的人類學家」中的自閉兒天寶，都能善用他們的天賦在其專業領域上有番作為；相同的，如果一名視障或聽障的學生，能達到與正常同儕相等的成就，即是以另一種方法、另一條途徑、手段，而達到這個目的。對所有相關的人員(特殊教育教師、家長、相關專業人員)而言，了解這些途徑的獨特性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必須陪伴這孩子沿著這條路走去，這種獨特性，將其看似不能的特殊之處轉變為補其不足的長處；然

而，我們常以「你有問題」的眼光去看別人，卻鮮少提醒自己總是以僵化的思考模式去做判斷，這樣何嘗不也像自閉症的症狀之一，有著固著性的思考呢？

為因應多元社會的來臨，我們最需要學習與培養的能力之一，是「尊重與接納」的能力，唯有這樣的練習，不斷將自己視為異類或他者的反思，才可能去欣賞、喜歡及以平常心去對待任何與我們有差異的人；也唯有不斷的將自己視為『火星人』，才能學習到同理心，將看不見的歧視加以消除。

